



T856/2554
6673.2(7)



Harvard College Library/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1/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AR 27 1933

7. 19

GEORGE WARREN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AR 1953

駁呂留良四書講義

下孟上

孟子曰離婁之明章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呂留良云人謂任心者逸講求法度者勞不知其說
正與聖賢之說相反人心雖至明亦止一人之明若
法度則自從前許多聖人積釐下來以一人較多人
之智以未經歷人較過來人之智其勞逸可不辨而
明也良知家欲奮其私智而廢從古聖人之道謂周
公制作堯舜何不先盡爲而待周公必遇其時方有
其事故但須心明不須講求不知周公若不曾講求
堯舜之道雖遇其時心仍不明如何制作故夫子曰
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周公之逸於制作者正以
其能監前古也黃老清淨與良知家惡講求俱是棄
逸而取勞其所爲皆苟簡滅裂
而釀亂無窮安能治天下哉

所謂行先王之道者。非拘守之謂也。有因有革。有損有益。然後可謂之率由舊章。譬如用規矩以爲方圓。必相夫所制之器之宜。若執一定之方圓。則無以成器。而規矩之用盡棄矣。且無論有因有革。有損有益之必勤且勞也。卽以因者論之。欲使今日之事。與先王之道。無幾微妙忽之差。若規之而圓。矩之而方。不溢不欠。此其推而行之舉。而措之者。豈易易哉。謂任心者逸。講求法度者勞。其說固非。而留良反其說。謂周公以監古而逸於制作。黃老及良知家。俱去逸而取勞。亦非事理之實也。

至云周公制作。必遇其時。方有其事。此卽易大傳窮變通久之義。其說固自無弊。惟是心明必由於講求。而欲絕去講求。以期心明。是則良知家言之蔽耳。曾不加分別於其間。槩以爲非。足知其懵於心而苟於言也。

呂留良云。近人謂聖人節三段。實有賓主。紐爲一串。未免少法。吾則以爲不然。三者有大小。非賓主也。看註中耳目心思。未嘗分別。故慶源謂皆聖人所作。謂作一統說也。仁覆天下。亦包聯其用。不窮總。是此節只重制爲法度耳。作三平。慮其失大小。輕重且神氣。不警動。紐爲一串。旣合註於上下文。尤奏泊正是得法處也。

此節竭目力。竭耳力。竭心思。皆是聖人事。不分賓主亦

可。但章首以離婁之明。師曠之聰。引起堯舜之治天下。上二段是賓。下一段是主。此節三件。卽承上文三事而來。那得不分賓主乎。況此章主意是言行仁政。原不爲規矩方圓六律五音而言。則此節之義。當仍從上文分賓主爲是。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章

呂留良云。或曰。照下文仁與不仁似論心。亦是曰。註云。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蓋以盡道不盡道分仁不仁。不以仁不仁分法堯舜。不法堯舜也。故重言心而輕視道。便成顛倒。謬誤便失。孟子本盲人。倫日用必皆求其至善。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人皆可爲堯舜。未嘗放鬆。

一活路令人可以假借。胡行亂走也。只是後人自畫定不能居仁由義。妄謂堯舜不可再。只要得其心心是無形無據。底如何去法。徒借此說以自便。其私總由一點自棄之心。以逞自暴之論。學者所當深戒也。又云。孟子言必稱堯舜。謂人皆可爲。逼拶到至處不肯開方便法門。故引孔子道二之言。正言不爲堯舜。卽爲幽厲中間更無別路耳。有謂法其至者不爲堯舜。必不爲幽厲。如其言則道三矣。總爲後世庸劣者尋出路。將不甚而身危國削者。賢於暴之甚者耶。凡此等見識。卽是孔孟門下罪人。學者不可不辨。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云者。正是論心。蓋仁。人心也。法堯舜則仁。法幽厲則不仁。朱子謂一有毫髮之私介乎其間。則蔽於人欲而不能盡乎天理之全。故仁與不仁。其間不能容髮。不可以不審其幾也。按此則理欲幾微。

之際將審之於事乎抑審之於心乎審之於心則出此人彼斷無三也若以事言則法堯舜而不至堯舜者多矣卽法幽厲而未至幽厲者亦多矣千百其等猶恐未盡奚止於三夫聖之事固曰至矣賢之事豈得曰同於聖乎卽不同於聖抑且未至於賢又何至遽目之爲賊民爲不敬其君者乎惟以心之仁不仁斷之則凡不同於聖與未至於賢者皆謂之不仁而難免乎賊民不敬之譏矣故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夫子指點出仁字以爲學聖心法正以仁義之事可假

仁義之心不可假也安得謂心無形據如何去法乎呂留良惟失其本心妄意剽襲聖賢言語可以欺世盜名直謂心無形而事有據是則留良受病之根也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章

呂留良云此只在道理上說不在功效上說若說功效則到人人親親長長豈是容易有一人不親親長長不可爲平堯舜猶病是反成遠難矣蓋邇易二字專就求遠求難者言堯舜之道人皆可爲不可求差了一自走遠難耳不是說親親長長毫不費工夫也親親長長而天下平是就現成本然之理示人擇術不事他求耳若到人人親親長長又須有使之道理在但此章只重指點知所求處故不重此義然大旨責在主教倡始之人則補此義更爲圓滿

功效原不離道理而得。道理亦因功效而見。若有道理而無功效。則無徵不信。何以見道理之合當如此乎。卽如此章。註云。親長爲甚。邇親之長之在人爲甚易。則主教倡始之人。以孝弟之道率人。其順且便也。可知矣。道理如此。功效亦如此。本文明云。天下平。何得不是功效。留良乃云。有一人不親親長長。不算天下平。又引堯舜猶病爲比。試問經書中說功效處。有此指期之法耶。宇內之人。何啻數萬億兆。有一人不親親長長。不算天下平。則終無可稱平之時矣。堯舜猶病。正指於變時雍。從

欲風動。其中有猶病處在。一是充類到盡處。一是聖人不肯謂吾治已足也。如何引此以爲天下未平之證。如留良之意。堯舜治天下猶未可稱平。不知留良所謂平者。當何如也。總之留良不見實理。一者不信聖人教孝悌。人必信從。二者不信人人親親長長。而天下便平。橫此邪見在其胸中。遂設爲一人未化。堯舜猶病之說。以實其有道理無功效之妄談。真所謂禦人以口給。不知罅漏百出。人人共見也。

孟子曰居下位章

呂留良云只是一箇道理離人身看著人身看有此各樣耳。因人人不能完得此理。在人身上難見。故另提出說。及至人完得此理時。原不會另有一件。雖聖人亦未嘗有毫末之加也。離人身看只有理。著人身看只有心。然心不卽是理。故必能思而後理得。思是人誠。仍是天原無二道也。從思誠至至誠。是以人合天。工夫從至誠觀感動。是以人合天。功用惟同。此天故思誠者無不至。惟同此天故至誠便能動說人處。都是說天不可懸空放出第一句。

此章所言道理都是就人身上說。並無離人身看處。留良之意。蓋謂誠者天之道。是離人身上懸空說此一句。不知孟子此章乃述中庸之論。中庸誠者天之道句。原在人身上說。下文所言不思不勉之聖人。乃無失其本。

然之天道者也。大全以天道屬懸空說。不著人身上。困勉錄駁其非是。况此章集註明云。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天道之本然也。豈得謂非著人身說乎。留良又云。離人身看只有理。著人身看只有心。語病亦不小。在物爲實理。在人爲實心。實心卽具此實理之心也。萬物皆備於我。天下豈有心外之理乎。揣留良之意。似以人身爲庸衆之身。則見不得此理。須離人身看。乃見其理如此。則孟子之因孩提以知愛敬。卽赤子將入井以知惻隱。凡一切以情驗性之說。俱無所用之矣。又云從

思誠至至誠。是以人合天工夫。從至誠觀感動。是以人合天功用。不知至誠動物。原不分安勉。但到至誠地位。自然物無不動。今留良專指是以人合天者。方有動物之功用。則生知安行之至誠。豈反不能動物乎。無此理矣。

呂留良云人但知思誠卽天道之誠謂上句合此句不知得天道者亦必思誠却是此句合上句可知兩句分不得處

思誠者。擇善固執。盡人以合天之君子也。若所謂已得乎天道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又何待於思誠乎。留良

之說。顯與本文之旨戾矣。且謂兩句分不得。尤不可曉。兩句之分而合者。見聖凡一理。凡人皆可學而至於聖也。兩句之合而分者。見凡人未能同乎聖人。不可不勉而致也。今云兩句分不得。蒙混鶻突。何所取義耶。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章

呂留良云天將開治必以殺戮靖亂殺戮必假手於殘暴之人凡猛將謀士皆天所用亦皆天所必誅故往往開國功臣不能善終人皆歸過人主猜忌不能保全實則其道有足自取者亦天理之所必然也惜此輩不知書不能講習此文耳若諸葛武侯郭汾陽曹武惠雖善戰其知免矣爲將者何可不讀書

留良識見如此乃敢評論天人之際可謂妄矣此段悖

理傷道之處不可枚舉。夫天之開治，固以止殺也。其不免於殺戮者，則氣運使然，非天心爲之也。故遇賢聖當其際，則殺戮自稀。孟子所謂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是也。今留良乃云：天必以殺戮靖亂，是殺戮乃天爲之矣。其悖理傷道一也。靖亂之人，天必假以武畧，非必盡是殘暴之人。如商周之伊呂，則以至仁而靖亂者。卽後世開國以征戰立勲名，亦有惠愛不殺者。卽如留良所舉諸葛、汾陽、武惠，豈不靖亂。然未嘗不仁。其或如項氏之滅秦、吳漢之入蜀，蓋是氣運之駁，亦其人之好殺，不順天

心。豈天肯假手於彼，以戮無辜之平民哉。其悖理傷道二也。猛將謀士，固天所用。然用之以戡亂除暴，非用之以殺戮也。及其殺戮過當，自犯天誅，乃其人之自取，非天有意誅之也。如留良之說，竟似天用之以殺戮，又因其罪而誅之。夫用之以殺戮，是陷人於惡也。自用之而自誅之，是擠人於險也。此二者，中人所不爲，而况天乎。其悖理傷道三也。其孟子所謂善戰服上刑者，謂無事而開兵端，務兼并者耳。若後世開國功臣，雲臺所記，凌烟所畫，彼實有除亂鋤暴之功，不可盡以戰國爲比也。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章

呂留良云所以不援卽是以道惟其以道故人見謂不援耳以道不援作兩層說便隔

留良云不援卽是以道其意謂孟子之守道不仕乃以不援爲援此似是而非也果爾則古聖賢之皇皇求仕是亦不可以已乎註云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張南軒亦云孟子不少貶以求濟是乃援天下之本也觀此可知援天下自有援之之事功其處也守身以重道其出也始能以道援天下耳枉已者未有能直人乃爲旣出而仕者言顏子不枉已而居於

陋巷豈能使魯國之人無不直乎或云入孝出弟守先待後非卽孟子援世之功哉曰留良迷誤之根正在於此湖南講云若以息邪說正人心就爲援天下孟子何必歷說齊梁急急要得君行道此論可正留良之誤孟子曰有不虞之譽章

呂留良云說到此等處於人情物理之變無微不曷可知聖賢煞會體究來只是照管自己機至自化不若庸人以機生機耳若謂聖賢不知世間有機事是以愚視聖賢也

聖賢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世間機變之事到聖賢面前自然先覺所謂知幾也如留良所言預先體究乃逆詐

億不信耳。六經四子具在，從無一語教人研窮機事者。卽莊周所云：「有機事者必有機心，亦深惡人之用機也。」留良乃謂聖賢於機事，煞曾體究，不獨誣枉聖賢，罪不容追，而其胸懷之鄙薄、學術之詭譎，亦莊周之所羞矣。況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觀二有字，乃得之聞見實歷，非揣測而知其然，並非先覺知幾之謂，其立義可謂一無所處矣。

子產聽鄭國之政章

呂留良云：世亂澤竭，民不聊生，爲連帥方伯者，能搏擊貪暴，興舉廢墮，則民生實被其仁。若煦煦子子以

壺殮爲德，平反爲能，而縱舍大奸，慝食人而不問，此失大臣之職。雖清謹自守，口惠流傳，其實與浚民病國者同罪也。

按平反二字，出漢書雋不疑傳，平讀去聲，反讀平聲，謂反成獄而平其不平也。故有所平反，則善良蒙福，善良蒙福，則貪暴自必遭僇矣。今留良以漢書此句下文有所活幾人一語，遂以平反爲弛縱有罪之意，其粗疎如此。禮記曰：「口惠而實不至，怨災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口惠者，有惠人之言，無惠人之事也。今留良云：「口惠流傳，則是以口惠爲惠愛之聲名矣。」

其謬誤又如此。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章

呂留良云君臣以義合合則爲君臣不合則可去與朋友之倫同道非父母兄弟比也不合亦不必到嫌隙疾惡但志不同道不行便可去去卽是君臣之禮非君臣之變也只爲後世封建廢爲郡縣天下統於一君遂但有進退而無去就嬴秦無道創爲尊君卑臣之禮上下相隔懸絕并進退亦制於君而無所逃而千古君臣之義爲之一變但以權法相制而君子行義之道幾亡矣其有言及去字者諸臣媚子輒以二心大逆律之不知古君臣相接之禮當然也

呂留良云去卽是君臣之禮後世變封建爲郡縣天下統於一君但有進退無去就而君臣之義一變此大謬

也。三代衆建諸侯相維相制。何待變爲郡縣。始統於一君乎。夫所謂去者。於齊不可而去之魯。於楚不可而去之晉。未聞自絕於周天子之域者也。況周公舊典。侯國卿大夫皆廢置於王朝。周官司士職。三歲稽邦國之士。任而進退其爵祿是也。是故爲之臣者。祇承天子之命。以事國君。故春秋傳稱爲王之守臣。此侯國君臣之分。所以凜然而不可假易也。自周衰。爵祿自諸侯出。而君臣之義替。於是乎有去齊之魯。去楚之晉者。而諸侯亦莫得而禁之。若天位天祿。願諸天子。雖欲去此之彼。可

得乎。然則去就之說。在侯國已屬春秋以後之事矣。安得以去爲君臣之禮乎。留良又云。嬴秦創爲尊君卑臣之禮。并進退亦制於君而無所逃。此尤謬之。又謬者。進賢退不肖者。天子之大權。如留良云。將必任其去留。如齊王之臣。昔者進。今日不知其亡而後可也。樂記曰。天尊地卑。君臣定矣。而留良以嬴秦創爲尊卑之禮。而千古君臣之義一變。是欲并天高地下之位而廢之矣。留良之罪。可勝誅乎。此章之義。先儒所論不一。大抵謂孟子之告齊君如此。君子自處則不然。使孟子爲齊臣言。

則必曰。臣之視君如腹心。則君視臣如手足云云矣。嚴遵云。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此之謂也。

呂留良云。後世人臣。只多與十萬緡塞破屋子。便稱身荷國恩矣。諫行言聽。膏澤下民。與彼却無干涉。

多與十萬緡。塞破屋子。乃宋太祖謂趙普語。史稱普補牘強諫。太祖卒從之。意當日施澤於民者。固不少也。況古今名臣。遠出趙普之上者。固不可更僕數。留良肆其誹詆。一概抹煞。無忌憚甚矣。爲人臣者。固不當以利祿較君恩之薄厚。然賜緡十萬。豈得轉不以爲恩乎。

孟子曰。非禮之禮章。

呂留良云良知家看得天下一切有爲之迹皆是外假惟吾心之知覺爲良知爲天理是卽名禮義不知聖賢之禮義正在事與時上看事得其理時中其宜吾心之禮義乃完若於事與時察之不精憑心妄斷冥行自是正所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也此處正須辨析

孟子所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者謂所行原在禮義之中如子路死孔悝之難何嘗不是正理但膠泥成迹不能如大人之會其通達其變耳於良知之言何與留良以闢陸王爲名動輒強生議論不顧經旨之是非誤人實甚。

孟子曰人不爲也章

呂留良云人必見道分明而後能肩荷重任有所不爲則於公私義利是非大小取舍可否之關灼然截然無毫髮疑蔽故可以有爲非僅謂澹泊寧靜却紛守素也程子知所擇三字義極精道極大

有不爲所謂知恥自好不爲不善之人也程子所謂知所擇不過謂明是非知取舍之大閑耳進而至於有爲煞有學問擴充之功在故經文不曰能有爲而曰而後可以有爲語氣極有斟酌若所云公私義利是非大小取舍可否俱無毫髮疑蔽則是義精仁熟大賢以上地位矣留良看書無界限一味朦混如此。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章

呂留良云養字只是公其善欲人同歸非忘其名使人不知之之謂也

既曰公其善則必忘其名矣而又曰非忘其名豈有公其善以求名者乎。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章

呂留良云朝飲木蘭之墜露夕餐秋菊之落英古人之所謂聲聞也今人以臭腐臙臘之物亦名之為聲聞已足恥矣况又有不實者乎

離騷曰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顛領其何傷王逸注云言眾人欲飽於財利已獨欲飽於仁義也留良因上文有恐修名

不立之語遂以為古人之聲聞不知上下兩節各拈一韻意義初不相蒙且離騷經中江離辟芷秋蘭宿莽申椒菌桂揭車杜衡之喻凡數十見皆言修行之芳潔若作聲聞說則文義絕不可通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章

呂留良云幾希二字前輩謂是形容少字義非指一事一物故不可作名目然如時解動云存心則更謬矣本註謂全其性尹氏總註謂存天理後章註謂天理常存未嘗有存心之說所謂憂勤惕厲亦說存字不指所存者也又云存之之字指幾希之理而言非心也即下章總註憂勤惕厲之意亦謂列聖以此去存之耳非謂存此憂勤惕厲之心也

註云。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爲形。其不同者。人於其間。獨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爲少異耳。夫性卽理也。具此理者。虛靈不昧之心也。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惟氣異。則所具之理。遂有不同。故語類又云。人與萬物都一般者。理也。所以不同者。心也。人心虛靈。包得許多道理。過無有不通。雖間有氣稟昏底。亦可克治使之明。萬物之心。便包不得許多道理。過雖其間有稟得氣稍正者。亦只有一兩路明。其他道理。便都不通。便推不去。人之心。便虛明。便

推得去。就一本論之。其理則一。纔稟於氣。便有不同。按此。則人之所以異於物者。心也。心異。故理亦異。君子之存。存此具理之心也。理具於心。言存心。而理在其中矣。留良必欲分而爲二。謂存理者是。而存心者非。謬妄極矣。至引後章註天理常存句。乃隱却人心不死句。而云未嘗有存心之說。何其謬乎。又云。下章總註憂勤惕厲之意。亦謂列聖以此去存之耳。非謂存此憂勤惕厲之心也。此說亦大不然。夫所謂憂勤惕厲者。卽易乾三爻所言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坤文言傳所言敬以直內。

也。聖賢所以存理存心者。孰有外於此者乎。胡雲峰云。朱子嘗曰。讀此章。使人心惕然而常存。蓋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只是憂勤惕厲。須臾毫忽。不敢自逸。理無定在。惟勤則常存。心本活物。惟勤則不死。常人不能憂勤惕厲。故人欲肆而天理亡。身雖有而心已死。不大可哀哉。陳幾亭曰。列聖存幾希。朱子貫以憂勤惕厲四字。反此四字。便是般樂怠傲。此八字徹上徹下。舜禹訖於塗人。帝王訖於氓庶。觀此二條。可知天理之存亡。關乎人心之敬肆。惟聖人念念不忘畏敬。是以此心純乎天理。

而人欲不得而奪之。夫心一也。放之則爲人心。操之則爲道心。我欲仁。斯仁至矣。非別有一個道理在心外。而捉縛而存之。亦非別有一具理之心。而以憂勤惕厲之心存之也。留良欲伸其是理非心之說。無如註中憂勤惕厲四字。明以心言。因妄生意見。支離其說。迷誤後學不少矣。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章。

呂留良云。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尚是利害第二層義。只當下便有間。是聖人存心之密。

此種議論。求深反淺。乍看似有意味。細繹之。乃大不然。

纔覺酒之旨。卽有省於酒之能亡國而惡之。此正所謂存心之密。當下便有間者也。安得謂尚是計利害爲第一層義耶。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章

呂留良云古人說經各有所發明然其發明都從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中來故門戶不同而指歸畫一總以羣言淆亂故折衷於正耳今人未望見古人牆壁便好論經學必翻駁先儒逞其穿鑿傳會之臆說是旣正之後又生淆亂正孟子所謂一治一亂也學術之壞總由不信先儒真知力行耳何嘗有遵先儒之經說而得過者乎故余每見今人著書說經便心知其非

未見古人牆壁而自逞臆說翻駁先儒誠宜排擊。但曰每見今人著書說經便心知其非。則過矣。朱子所宗者程子也。而程子經說朱子辨而正之者多矣。南宋元明諸儒引伸朱子之說而更有所發明者亦多矣。朱子注詩於庭燎有輝。用吳才老之說。且語門人曰。才老說此一字甚有功。然則學者卽不能深明經義。而偶有所見足以補程朱所未及。亦程朱所深望於後世者也。况朱子於詩易自謂所得僅二三分。於春秋屢歎其難通。其餘諸經未暇定正者多矣。留良於凡著書說經者。卽蔽以背先儒壞學術之罪。是欲錮閉學者之聰明。使不得

盡志於經義也。豈不異哉。至揚雄法言。衆言淆亂。則折諸聖。而留良乃誤記爲正。夫惟聖人。可以折衷。第曰正耳。將以誰爲正。而取衷耶。其鹵莽亦甚矣。

呂留良云。春秋固爲誅亂臣。討賊子。而作然中。如朝聘郊禘。蒐狩卒葬。包舉許多典章制度。在故註云。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義始完備。自蘓明允著春秋論。只說得是非賞罰。今人往往脫却半邊。兼舉不漏。乃合。

聖人之經。各有正旨。有雜義。如周濂溪之言易曰。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是也。易之有太極二儀五行造化消長。此所以作易之原。故曰畫卦以示。

既有卦爻形象。則世間萬事萬物之理。莫不因之而見。故曰因卦以發。春秋亦然。如正名分定是非。此春秋之所以作。比於易之畫卦以示也。其中許多典章制度。乃因有此書而附見。比於易之因卦以發也。說春秋者。兼論制度亦可。至於是非賞罰。乃是所以作春秋大旨。專言之。正爲得其要領。蘇明允之論。自有疵處。不在專言是非賞罰也。

孟子曰君子之澤章

呂留良云。看私淑諸人四字。則曾思以來。雖源流井然。不足當此任也。明矣。朱子之學。受之延平。推而上

之豫章龜山亦源流井然然序統則直承
程子蓋龜山豫章延平亦所私淑之人也

留良謂看私淑諸人四字。則曾思不足當此任。是謂孟子有輕曾思之心也。果爾。將謂見知之禹臯伊萊望散。不得與於斯道乎。將謂孟子賢於曾子子思乎。既誣孟子。又連類而及朱子。謂序統則直承程子。豫章延平皆所私淑之人。其辭不別白。一似朱子有直承程子之意。誣枉先賢。畧無忌憚。不可以不辨。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章

呂留良云須說得他人之觀極渾融君子之觀極分別他人之觀極圓通君子之觀極拘泥他人之觀極

寬厚君子之

觀極刻毒

君子之觀亦平情順理而觀耳。謂有分別則固然。若拘泥刻毒。則豈可以言君子哉。觀人而拘泥。則不得其是非之實。其褒貶烏足以服人。觀人而刻毒。則先已自陷於薄惡矣。又孰以其言為輕重哉。留良輕佻惡習。卽此可見。

咸邱蒙問曰章

呂留良云這不是論事勢。不是論分誼。并不是論道理。乃推原孝子之心想。當如是耳。故造語益奇險。入理益精切。不然則書空咄咄。何有孝子終日妄想者耶。

留良謂這不是論事勢分誼。并不是論道理。乃推孝子之心想當如是。此大謬也。夫孝子之所欲致於親者。亦惟是勢之所得為。分之所當為。理之所不可不為者耳。舍是三者。而懸空設念。是即所謂終日妄想。書空咄咄也。安得謂之孝子乎。又云造語益奇險。入理益精切。此尤不可曉。夫孝庸行也。即尊養之至。亦即此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耳。謂之奇險可乎。奇險矣。尚得謂之入理精切乎。書義文理之不通。無過於此。

呂留良云孝之分有定而心無窮。天下有第一步尊處。孝子欲尊之心。必不留餘。第不是定以天子父為孝。

也。又云為孝子而至尊親。天下養乃為至耳。非尊養即為至孝也。又云大意在辨臣父。故說到尊親盡頭處。然須知聖人正以孝致之。不是必以得此為孝。不然則操莽之所為。皆可援孝以自解矣。又云舜以孝得天下。不以天下得孝。孟子於天子父天下養下。即下此三句。正要人活看。上八句只論心。不論事事有窮時。心無盡處。以見至孝之心。斷無臣父之理耳。

此節為天子父。以天下養。即中庸大孝章所言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云云也。大孝章註云。即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所謂至。即此節尊之至。養之至。孝子之至也。呂留良講大孝章。並未記及此節。妄以尊富饗保為舜孝之所致。至釋此節。亦自知理不可通。如云孝子欲尊之

心必無留餘。爲孝子而至尊親。天下養。乃爲至孝。明明以舜之尊養爲孝之至矣。又欲回護前說。一則曰聖人以孝致之。不是以此爲孝。一則曰舜以孝得天下。不以天下得孝。試問旣以尊養爲孝之至矣。安得謂尊養非孝之事耶。且以爲天子父以天下養爲孝之至。則是孝子之所致於親者。無有加於此者矣。又謂聖人以孝致之。不知所謂致此之孝。又何指也。留良又云。只論心。不論事。此尤謬誤之甚者。夫以事論。則有至有不至矣。若只論心。則孝子之心一也。何有於至不至之分乎。卽舜

在側陋時。又何嘗有尊親之至之心乎。留良強欲回護前說。不知愈回護愈不通。徒見其剛愎謬戾。欺人欺己而已。

萬章曰伊尹以割烹要湯章

呂留良云。豈若使是君三句。都從道字轉計。不在君臣遇合。澤民事業自己功名上起見。

使是君爲堯舜之君。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卽是君臣遇合。澤民事業。伊尹所爲。爲道轉計者。以此也。舍此之外。則道字亦無著落。至從自己功名起見。品斯下矣。而與行道澤民者同語。何其不倫也。

呂留良云堯舜之澤兼除亂興治兼教養實事說單提覺字便容易蹉入禪去

註云。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釋氏所謂覺。以世界爲夢幻也。吾儒所謂覺。覺愚蒙而使之醒也。如何單提覺字。便蹉入禪耶。且覺卽教之義也。言教則養在其先可知矣。聖治之極致。不過欲民各得其性耳。經書中有兼言教養者。備舉其事也。有專言教者。究竟其理也。單提覺字。亦何不完全之有。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章

呂留良云清字從聖字看出謂其於聖人中較分明嚴肅則清之處爲多非謂以清爲聖也 又云聖之

下加箇清任和時纔見孟子辨析之精言語之妙聖所同也清任和時所獨也若說孔子以時爲聖則時字便小聖亦不大惟清任和各露在聖外故皆見其偏惟時字加出聖外故獨見其高并聖字亦高一層矣卽是下文聖由於智之義

留良謂伯夷之清非以清爲聖也此說似是而實非註云孔子兼三子之所以聖而時出之可知三子之清任和卽三子之所以聖也離却清任和豈別有一作聖境地乎支離甚矣至以此論孔子之時則尤不可清任和一德之名也時則無德不備而不可以一德名謂之時其爲大而化之聖不待言矣留良乃云以時爲聖則時

字小。聖字亦不大。豈不謬乎。下文聖之事。聖字專指行言。與智字對。此節聖字。則兼知行而言。留良謂時字加出在聖外。卽下文聖由於智之義。亦大欠體認矣。

北宮綺問曰章

呂留良云。自柳州著封建之論。都以私意窺測聖人。遂使後生讀之。謂封建爲必不可復。余以爲先王之經理。弼成。不過度量宏分。寸明耳。然則雖一家一邑。非此不治。况天下乎。又云。若爲子孫謀。從勢力起。見斷無出於廢封建爲郡縣者矣。然秦以後有天下者。反不及三代之長。其子孫受禍。亦慘於三代之革命。而儒者猶言封建不如郡縣。并誣三代聖人之制。亦從勢力相駕馭。上商量。豈不悖哉。

封建之不可復。匪獨柳宗元論之。有宋大儒。皆嘗反覆

於斯矣。范祖禹曰。後世惟知周之長久。而不知所以長久者。由其德。不獨以封建也。必欲法上古而封之。弱則不足以藩屏。強則必至於僭亂。此後世封國之弊。禮時爲大。順次之。三代封國。後世郡縣。時也。因時制宜。以便其民。順也。如有王者。親親而尊賢。務德而愛民。慎擇守令。以治郡縣。亦足以致太平。而興禮樂矣。何必如古封建。乃爲盛哉。程子曰。封建之法。本出於不得已。柳子厚有論。亦窺測得分數。秦法固不善。亦有不可變者。罷侯置守是也。朱子曰。封建只是歷代循襲。勢不容已。柳子

厚亦說得是。成周盛時，能得幾時。到春秋列國強盛，周之勢浸微。雖是聖人法，豈有無弊。三大儒者，皆不言封建可復，而深有取於柳州。然則柳州著論，豈可盡黜為私意也。後世國祚延促，各隨德澤之厚薄，豈關廢封建為郡縣。若秦之務愚黔首，即令建侯分土，豈能免於顛隳。而留良徒嘵嘵以罷侯為病，亦惑之甚矣。

呂留良云：余讀史至秦之銷兵為郡縣，宋之杯酒去藩鎮，未嘗不痛恨切齒也。而腐儒猶以為妙用，何不識死活哉。亦未之思耳。

朱子曰：趙韓王佐太祖區處天下，收許多藩鎮之權，立

國家三百年之安，豈非仁者之功。而留良乃切齒於此，不亦異乎。且藝祖不過使諸宿將典禁軍者，出守大藩，以銷意外之變。其於藩鎮，則收其精兵，制其錢穀，以奪其威權而已。節度使之職，固未嘗廢也。留良不曰解宿將之柄，收藩鎮之權，而曰去藩鎮，是於宋事亦未之詳考也。其粗疎如此。

呂留良云：其詳可亡，其畧不可亡。此是亘古及今，不可與民變易者。譬之曆學，其法至後世益精，其間差較微杪，頗有古人所不到處。然虞書曰：「棊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數語粗枝大葉，而後世不能出其範圍，以是知愈畧亦愈精耳。

孟子所以僅言其畧。以其詳不可得而聞也。所以不得聞其詳。以諸侯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也。使籍有未去。則必學焉而求其詳矣。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識大識小。孔子所以備學不遺。而文獻不足。杞宋無徵。重以為恨者。惟欲得其詳耳。今留良乃云詳可亡。而畧不可亡。又云愈畧亦愈精。似以畧為貴。而其詳可不聞。失之遠矣。

呂留良云。即據周禮中府史胥徒計之。已自不少。外而侯國家臣更多。可知想當時必先安頓此一輩。而後其上可得而安也。則周制授田多於古。亦或其一端。又云先王量入為出。體國定制。必先安頓此一輩。人只看周官一書。府史胥徒應有幾許。

呂留良極論吏胥之弊。多朱子所已發。至引周禮以證之。則是全未講於周官之法也。周禮王畿之內。惟山林川澤之虞衡。都家之宗人司馬。所設府史。其數無徵。總計五官之屬。為府者四百二十一人。為史者九百四十人。為胥者九百三十人。其在六鄉。則自比長以上。轉而相承。以供其職事。自鄉大夫以下。並無府史胥徒。鄉遂且然。則公邑都家。皆用此為式。可知矣。古之府。今司倉庫掌芻秣器物之吏是也。古之史。今房科及里書是也。古之胥。今衙前聽事捕盜糾獄訟督徵輸之差役是也。

惟徒則古有常役。有定數。而後世則臨事和雇。多寡無常。故歷世所公患。惟府史及胥。而徒無與焉。嘗考諸郡縣。府之屬。正役一人。副役必二三人。史之屬。正役一人。副役必四五人。胥之屬。正役一人。副役必七八人。以中縣爲率。令丞學官雜職武弁。府史必近百人。胥必二三百人。合而計之。周禮五官所設。尚不及一中郡。而留良乃曰。只看周官一書。府史胥徒。應有幾許。是竟不知周官所設。府史及胥之數。至少。而徒則後世亦不能爲民害也。又云。侯國家臣更多。可知。是不知侯國視王畿其

數必損之。又損也。又云。先王量入爲出。體國定制。必先安頓此一輩人。然後其上可得而安。則又不考於吏胥。所以漸熾。及其末流把持官政。蔓不可除之故也。兩漢雖重賢良方正孝弟力田之選。而不限吏之進取。當時公卿多出胥吏。博士弟子之明經者。多補太守卒史。後漢如胡廣袁安。應奉王充。皆以功曹散吏起家。其時未聞胥吏之爲世劇患也。自魏晉至隋唐。始重流品。限其進取之路。而擠之廉耻之外。至於北宋。乃不給廩食。而縱使爲姦。故蘇氏極言其弊。沿及南宋。則黨徒日盛。而

把持官政。牢不可破。故朱子論之尤詳。至明之末禛。而其弊極矣。然內而諸司。外而郡守縣令。苟得廉辨之材。處之有道。而又能督察其姦。則亦不能大爲民患也。其所以析言破律。罔上行私。而不可禁禦者。半由墨吏。引爲腹心。以陰通賄賂。半由庸吏。漫不訾省。而拱手受成。若成周之盛。賢者在位。能者在職。且官宿其業。府史胥徒。不過司管鑰。給趨走呼召而已。何至必先安頓此輩。而後上得以安哉。至謂周制授田之多於古。亦或以胥吏之多。則益謬矣。受田之多於夏殷者。農夫也。庶人在

官者之祿。則周官廩人所掌。宮正所謂稍食是也。故孟子曰。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與授田之多何與哉。留良粗涉經史。慷慨議論。自矜卓識。而按之經義。實無根據如此。或以內則所言閭史。閭府州史。州府。疑鄉遂。或有府史。不知閭史卽閭胥也。周官閭胥。掌閭之徵令。歲時讀法。書敬敏任恤者。則凡在閭中者。始生書其名。而藏之宜矣。非閭胥之外。別有執役之史也。所謂州史者。州之屬吏也。故曰獻諸州伯。伯州長也。自比長以上。皆州伯之屬吏。而黨正與州伯最近。周

官州長正歲攷德行道藝。黨正正歲書德行道藝。州長之所攷。卽黨正之所書。以此觀之。內則所言州史。宜卽黨正也。謂之史者。史司書。自黨正以下。凡正歲月吉歲時。讀法而書。皆自爲之。故曰史。此卽六鄉無府史胥徒之明徵也。府。謂藏文籍之府。閭府。閭胥自掌之。州府。黨正掌之。非別有治藏之員。選也。王平仲註疏刪翼。引某氏云。黨正族師。卽今之里正。閭胥比長。卽今之保長。皆里中之賢者。民自興舉。因而秩之。漢之鄉老嗇夫。唐之里正村正。皆然。宋以後。則以胥徒任之。賤而多責。人不

樂焉。是則周官六鄉不設府史胥徒。先儒言之悉矣。況周官於府史胥徒。內而五官之屬。則備詳之。外而山林川澤之虞衡。都家之宗人司馬。又特見之。則鄉遂公邑之無府史胥徒。昭昭然矣。

之雖似史晉封疆即然矣

以對之與謝赫案之宗人同出又據其之與謝道安為
同官似陳史晉封內而止官之似謝道安之似謝道安
樂高其與謝道安不若似史晉封其謝道安之似謝道安



